

江云祥《高士图》纸本水墨 33cm×26cm 2026 年

（上接 T02 版）

这种泡在泥里、字里、画里的日子，决定了他后来的路——他不是美院画石膏像素描出来的，而是在丁蜀的窑火、花盆、壶身上摸爬出来的。陈传席说他“从临摹传统出来，不是从学院派出来”，点到了根上。学院派画写生，他临摹；学院派求造型准，他求笔墨里那口气。

他常说，水墨是人的血肉，画没有水墨味就是死画；一笔下去要有阴阳、虚实、音律，像音乐有高有低、有长有短。他把紫砂壶上刻字的“书写性”搬进画里——壶上刻竹，行刀如笔；纸上画人，运笔如刀。这种从陶艺带出的笔意，是学院派画家没有的。

陈绶祥后来常到江云祥位于宜兴的画室，北鱼、于水、怀一、明瓒等新文人画圈的人也来，在他的紫砂壶上画画。2008 年，北鱼在一把壶上画过梅花，江云祥至今摆在博古架上。“他们画完，我刻。”他说，“画和刻，在宜兴从来就是一回事。”

宜兴的文人画传统由来已久。明清以来，陈曼生在宜兴设计十八壶式，将诗书画印刻进紫砂壶；吴昌硕、任伯年等海派大家，都与宜兴陶人、文人有过来往。江云祥生在这个传统里，从小看壶上的画、画上的字、字里的诗。他说自己“七岁写字，先写碑，后临帖，再后来不临了，看古人的画”。这种从陶都泥土里长出的笔墨观，与美院从素描色彩进来的笔墨观，是两条路。

笑阳也是如此。他 2004 年创办八面来风堂，开“两地窑”，把文人书画与文人紫砂重新接回曼生那一路文脉。他与江云祥一个从壶进画、一个从画进壶，是同一陶都传统里长出的两棵树。

独追古意：江云祥艺术追求

聊到这批新画，江云祥用了“古意”一词。

“朱新建聪明，我学不了。”他伸出一根手指，“我往古里走。宋人的梁楷、石恪、法常，那一路简远、古拙、安静的气息，是我要的。韩羽讲过一个道理，我体会最深——哪儿漂亮就露哪儿。把最有情感抒发的那个点亮出来就行。朱新建最亮的是聪明绝顶，我最亮的是从古人名家，特别是宋画里带出来的古意。”

“我追古意，画儿童的心态——不是造型像小孩，是心里没有障碍、对错、观念，心无旁骛。”

这股“古意”从哪来？他说是从做壶的苦日子里磨出来的。做壶要静心、慢，和泥性打交道；做不下去时拿起笔，笔反而快了、松了、自在了。“做壶那些年，我被框了几十年，现在画画，就是把那个框一个一个拆掉，拆到最后，剩下的就是古人那点意思。”

他现在画人物五官模糊，只画一团墨；画花鸟只用大笔泼墨；题款也懒得题。“这画就是我自己看的。最多盖个章。”他说，“字太大抢画面，‘字是画的补充，字和画要长在一起。’”

江云祥眼中的朱新建与自我艺术差异

聊到朱新建，两人话匣子同时打开。笑阳说：“吴冠南当年跟我讲过三句话，美术界都公认了。第一，当代画画的朱新建是第一；第二，掏自己的钱买画首选朱新建；第三最重要——朱新建在齐白石之后迈出了一大步。”江云祥接着说：“朱新建打破了‘富贵艺术’的格局：我行我素，便宜也卖，贵了也卖。吴冠南说，百分之九十九的画家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心态。”

笑阳点头：“朱新建最打动我的是那根线条。他的书法比画还过硬，绵里藏针，有古意。没有书法的劲，就没有他画的那个味。”

江云祥说：“朱新建前面没人这么画——构图、笔墨、题款都是他开的路。他是拓荒者。他不宏大叙事，而是以小见大，一只鸟可能画的就是整个世界。”

但江云祥也清醒：“朱新建是红烧肉，浓油赤酱，一口下去过瘾；我画的是清炖白鱼，看着淡，有回味。我们走的路不是一个方向。他拿徐渭那路的笔墨画女人、画猫、画凳子；我拿梁楷那路的笔墨画自己心里那点东西。他当代性强，用古人笔墨画现代人的生活；我当代性弱一点，画我自己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补了一句：“朱新建说过，老了要越画越像孩子。他没画完就走了。我劝你——”他转头看笑阳，“朱新建一直在往前走，半途折了，他没完成的那个东西，你替他来完成吧。”

笑阳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知道江云祥说的是真心话——朱新建 2014 年走时才 61 岁，此后新文人画就像少了一面旗。这些年，笑阳往南京、北京跑，就是想接着这面旗。他常说，朱新建教的不是怎么画，而是怎么活——“画画不用看别人脸色，画自己心里那点真诚”。

江云祥论笑阳画中的“拙气”与自由

八面来风堂的长桌上摊着笑阳的新书《当代文人书画探究·重构童心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6 年版。这是“三部曲”第二部：第一部《原生守真》去年在南京出版，第二部《重构童心》在石家庄出版，第三部《回归本我》明年准备在北京出版，已请人写书名。

江云祥翻着画册，半天说了一个字：“拙。”

笑阳一愣。

“你的画，一个字——拙。”江云祥抬头，“但这两年自在了、自由了、放松多了。以前还紧盯朱新建那笔墨，如今松了，拙气里透出笨来——笨得可爱，笨得真切。”

笑阳笑：“进步不是想进步就能进步的。”

“对。”江云祥合上画册，“不是要进步才进步，是要打破格局，不断探索、修正，它自己会来。有时，我凌晨三点醒了，早上画一张，觉得一定要轻松；可轻松不是天天有的，它突然来一下，抓住就抓住了。”

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你那篇文章写朱新建，我看了。写他‘朴素再朴素’‘越画越像孩子’——这两句是真懂他。朱新建说没什么追求，就是朴素再朴素，这是最高级的追求。你从老山前线下来，从副团职岗位转业，50 岁才拿起笔，没有科班训练，硬是靠八年听一个人、十年画一叠纸，画出自己的‘原生守真’和‘重构童心’——这个路径，本身就是新文人画的注脚。”

笑阳说，他花八年才听懂朱新建。2001 年转业时，战友对他说：“认识了朱新建，在中国书画艺术界就占了半壁江山。”这话刺激了他。朱新建 2014 年初去世，笑阳说：“痛苦了近大半年——找不到第二个人对话了，跟别的画家谈，没有味道。”最后他 50 岁自己拿起笔，从景德镇画青花开始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笑阳对江云祥近作的感受与随想

笑阳也回敬了江云祥。

“去年 6 月，江云祥在北京 798 太和艺术空间办展，叫《放旷的酣畅》。”笑阳说，“贾廷峰策展，30 多件作品。我看了很受震动——早年陈传席说他的画‘淡淡的、雅雅的、静静的’，这几年变了，放旷了，酣畅了。”

江云祥解释：“我早年画禅意人物，画得细，宁静通透；这几年画得粗了。粗的旷达豪放，细的恬静安详——吴冠南说这正好是我外静内动。”

笑阳指着画室墙上一张不题款的画：“你现在画都不落款？”

“我不想落款。”江云祥说，“这画就是我自己看的，最多盖个章。我天天在练书法，你看——”他从案上抽出一副对联，“古诗入画，汉书下酒。”

“字是画出来的，画是写出来的。”笑阳念了一句，你做到了。“我这画都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。”笑阳说，“有人说我画上字太大，抢了画面，我不听。听他们的，你就不是你了。朱新建说过——表扬你，感谢；批评你，也感谢。但画画这件事，最后是你自己的事。”

笑阳看着江云祥桌面铺开的几幅扇面：“你这批新画，花鸟山水人物的边界全打散了。鸟比人大，树不画锯齿，人物没有脸——这是以前没有的。你在往抽象走，又没走到抽象，还留着笔墨那口气。”

“对。”江云祥说，“我就想把形的边界全部打散，画自己的东西，画大境界，道法自然。”

江云祥与笑阳未来艺术追求异同

聊到未来，江云祥又打回那个比方：“我们俩，一个红烧肉，一个清炖白鱼。你当代性强，我传统性重；你画‘童心’，是一个‘拙’字、一个‘笨’字；我追古意，从宋画，从梁楷、石恪身上往回找。但根子上是一条路：都在古人那里吸取营养，都在跟历代名家掰手腕。”

江云祥、笑阳的文人画承续与破局

两个宜兴人，一个走了 60 年，一个走了 10 多年；一个从紫砂里杀出来，回到文人画；一个从军营里出来，半路执笔。他们都不在美院体制内，都在民间，都跟古人较劲——江云祥较的是徐渭、梁楷；笑阳较的是八大、齐白石、朱新建，特别是朱新建，那是他内心里“花了八年才听懂的人”。

江云祥这些年从北京炎黄艺术馆到央视书画频道美术馆，从张雄美术馆到徐州博物馆，再到 2025 年北京 798 太和艺术空间那场《放旷的酣畅》，陈传席说他“知古而有自己”，吴冠南说他“走的是中国书画传统方法的正道”。他把禅意人物和大写意花鸟融在一起，又把紫砂壶上的书写性带进画里，在当代新文人画圈独树一帜。2014 年，他被评为“中国十大年度艺术家”，同年在央视书画频道美术馆办“自在”个展；2017 年，又在徐州博物馆展出 56 幅作品——一个从丁蜀镇走出来的民间画家，能在国家博物馆级别的场地办展，本身就是对“民间”二字最好的注解。

笑阳则是另一种路径——他用八面来风堂这个民间沙龙，把全国的书画家、紫砂家、作家串在一起，办展、出书、讲学，50 岁学画，10 年间出了 20 多部著作，从《原生守真》到《重构童心》，在体制外蹚出一条“草根文人画”的路。他被江苏科技大学、苏州职业大学、江苏理工学院等聘为客座教授；没进过美院，却让明羽这样的艺评家写长文剖析他的水墨世界。他的《大丰谈艺》《钟长生山水画欣赏》等，他策划的“壶画禅语”论坛，都在为新文人画做民间的扎根工作。

吴冠南当年说江云祥“走的是中国书画传统方法的正道，难度比学院派那种素描加色彩在文化性上玄奥深邃得多”。这句话放在笑阳身上也成立。当下画坛，展览越办越大，制作越来越精，可真正敢“我行我素”、敢“画给自己看”、敢不落款就盖个章的画家，越来越少。江云祥说：“画画是为自己画的，不是为别人画的。”笑阳说：“画画是我生活里不能少的那件事。”两句话，一个意思——先把人活明白，再把画画明白。

临走前，江云祥把笑阳送到门口。墙上新画墨色未干。笑阳回头说：“你这几年，一直在往上走。”

江云祥摆摆手：“画画就是一场修行，不能停下。古人的引路、今人的启发，最后都变成肥料，浇灌我们自己这株苗。跟历代名家掰手腕——不是要扳倒他们，而是要让他们那股气活到我们面前这张纸上。”

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落在那张不题款的人物画上。画上的人没有脸，只有一团墨色，像云，也像山。宜兴的冬天阴冷，可那团墨色里有呼吸，在律动。

（本文根据 2026 年 11 月 3 日上午于宜兴江云祥画室及八面来风堂座谈的录音整理。）



江云祥《泼墨仙人图》纸本水墨 184cm×92cm 2026 年